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周朝秘史

第二部

（明）余邵鱼 著

第五十八回

晋郤克兜肠大战 晋士匄青年进计

却说齐自孝公以来，国势弱甚，不能再振桓公之业，趋时附势于强霸之间，晋胜则顺晋，楚强则降楚。至顷公之时，楚庄王败晋于那，遂叛晋而降楚。齐顷公好色，虽临朝之时，常以美女数十，列于左右，上大夫晏弱，屡谏不从。及报晋大夫郤克至，晏弱来谏。

齐侯问曰：“卿谏何事？”弱曰：“请屏美人，然后召郤克。”顷公不从，曰：“美人畏郤克耶？”弱曰：“非也！臣闻郤克状貌丑陋，美人见之必笑。晋大国也，倘笑其大夫，必招征伐之患。听以臣请，先屏美人，而后召郤克。”顷公大怒曰：“楚方强盛，何畏一晋哉？”遂不屏美人，召郤入朝。顷公问其来故，克曰：“寡君以晋与齐，中国之唇齿，晋不幸初败于楚，或言齐叛晋盟，而归降于楚，寡君兹欲兴兵复伯，使克请君示下！”公曰：“晋楚更伯，其势迭兴，吾齐僻处海滨，不与晋楚争长，但伯在晋则顺晋，伯在楚则顺楚，汝晋托复伯业，吾齐焉敢不从？”郤克辞命将出，众美人见其丑陋，果然大笑曰：“吾闻晋国有好人物，若郤大夫者，殆魑魅之属耶！”

郤克含羞而归。晋景公问齐国之事，郤对曰：“臣观齐志，将背晋降楚，若不速征，恐引动诸侯。”少刻，士燮、魏颗自鲁卫还，言鲁卫皆不降楚，景公大悦。遂拜郤克为元帅，士燮、

魏颢为左右翼，赵武为先锋，大发甲兵十五万伐齐。哨马报知齐侯。顷公问于群下，晏弱与高固皆曰：“齐与晋皆中国诸侯，不宜相戮，楚乃荆蛮之国，不可与之相亲，望明公往晋会盟，免动干戈可也！”顷公然之。忽一人自外进曰：“楚兵带甲百万，横行中国，齐不附楚，而附弱晋，岂不误哉？若能以精兵五万付臣，臣敢退晋兵。”众视之，乃东海人也，姓邴名夏，现为下军大夫。顷公大喜。遂以邴夏为先锋，逢丑甫为保驾，亲率大军十万拒晋，又差使者往秦楚求救。

大军与晋兵遇于鞍，相对二十里下寨。次日，郤克有战书入齐。齐顷王拆而览曰：

晋乃姬氏亲族，齐乃周室功臣，其相为霸以主夏盟者，皆攘夷尊周之意也。故我文公败楚于城濮，傅之桓公服楚于召陵，世世定誓，永期相救。奈何我兵初败，尔齐即叛晋降楚，夫以千乘之国，屈膝以事荆蛮，岂不上愧齐桓管仲哉！今治精兵十五万，战将五千员，来问背盟之罪，如若执迷不悟，约来日辰时三刻，于摩笄山下，两兵一接，决定雌雄。只此直布，余不多白。

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壬申，晋东征大元帅郤克书。

齐顷公览书大怒，裂书于地，斩其来使。次日，亲自披挂出马，大骂：“郤克匹夫！何不出马答话？”郤横枪杀出，二马正斗之间，齐先锋邴夏暗射一箭，中郤之腹，郤倒翻马下，韩厥救起，令解张保之。韩厥抵住齐侯，郤抽筋，肠出五寸，郤令收军。解张曰：“齐之兵气方锐，我若收军，彼必乘势追击。”克曰：“我肠被伤，暂息中军，汝等尽力敌住一阵！”解张曰：“元帅者诸将之表，中军欲息，谁肯争先，愿元帅奋

起神威，激励将士。”郤乃抖起精神，以掩心甲兜住箭伤，拍马杀入阵中，左冲右突，齐兵不能抵敌，逢丑甫拍马来迎，被克一枪刺于马下。

邴夏、高固拍马又战，郤不恋二将，直望齐侯杀来。齐侯力战数合，不分胜败，郤箭伤裂，辄以衣袍包住，奋力又战，齐侯不能抵敌，弃甲东走！郤大叫曰：“我不擒汝誓不回军！”拍马直赶，齐侯走入金舆山下至华泉，时当盛暑，马亦渴极，一见华泉，伏地而饮，再不肯走。郤赶上，只差五里，齐侯大叫：“天亡我也！”步行里余，遇副将接住，以它马走入金舆山中，郤追至山下，不见齐侯踪迹，欲杀入山，恐有伏兵。少刻，晋兵一齐追至，郤克传令，大军三围金舆山，齐将杀入救主者，皆被晋兵截住，内外不能相通，困旬有余日，齐将军马无粮，秦楚救兵不至。令高固出见郤克，言奉降表，乞退兵，以复旧好。

郤克不从，欲斩高固，务灭齐国。韩厥曰：“盟主无绝人之心，齐侯欲背楚归晋矣！何必覆绝其国？”郤原被齐侯妇人所笑，常怀其恨，闻韩厥之言，乃谓高固曰：“姑赦尔国君臣之死，令萧姬来质，然后放汝君臣返回。”高固对曰：“萧姬乃寡君之母也！五伯树德，教人忠孝，今子欲主夏盟而质人主母，是教人不孝也，欲合诸侯，不亦难乎。”郤克悟，受其降表，令大军尽取齐地之麦而归。齐侯出，收其余兵而还。后人有诗曰：

山西晋地山东齐，齐乃功臣晋共姬，
为霸同安诸国业，合盟曾攘四方夷。
本当协力扶神器，何事参商动战旗，
痛惜金舆山下路，纵横高积几多尸。

却说晋兵班师，归至辅氏泽，忽尘土蔽日，喊杀连天，晋兵不知为谁，列开阵势。哨马报曰：“秦桓公使大将杜回前来救齐。”郤克问：“谁敢对敌？”先锋赵武愿往！战不数合，败归见郤。郤又问：“谁敢当先？”魏颗进曰：“伐齐之功吾未建立，愿引本部兵活捉杜回”郤许之。颗即披挂上马，远望秦兵旗下一将，金睛银牙，用一把莫邪剑，率两行短刀手，凛凛然如有翼之虎，魏颗一见心慌，未敢向前，移时杜回匹马单刀杀入晋阵。魏颗遮拦不住，败归本寨，欲入中军请兵相助，又不敢妄请，闷闷不悦。

杜回数战挑战，魏颗之弟魏锜，欲请兵出敌，颗不许，只令坚守，待设计行兵，锜出。颗思其计，坐至三更，假衣而寐，梦一老人，似农家状，又不通名，进前告曰：“将军引战于辅氏泽左十五里草场上，吾当力助，必然建功！”颗觉乃是一梦，召魏锜详告梦中之言，魏锜以为虚妄不信。颗曰：“莫非此地神灵默助晋室，吾必从之。”

次日，魏颗披挂，引本族弟兄之兵马，列阵于辅氏泽左十五里草场上，杜回果来打阵，魏颗接住一阵，战至十五合，颗之刀法又乱，魏锜拍马夹攻，杜回左冲右突，晋兵抵挡不住，披靡败走。杜回拍马来迫，可回之马一步一跌，晋兵回头视之，见一老夫在场中结草以套杜回之马，颗信梦中之言，招大军杀转，杜回马仆翻于地下，被颗活捉而归，解见郤克，郤克斩之，立颗为破秦第一功。

大军班师，颗回本寨。是夜，又梦老人曰：“吾非他人，乃魏武子嬖妾之父也，蒙将军从父活命嫁吾之女，不以殉葬，今日结草以报于恩也！”颗觉，乃悟其事。汉太尉杨震赞曰：

德种心苗，必福其裔。
贤哉魏颖，从父之治。
而师破秦，老父结草。
吾信苍天，惟德是报。

明成祖赞曰：

作德常云白日休，嬖妾仓皇分殒身。
魏颖若非尊治命，哪能复作世间人。
老人结草意殷勤，不忘当时活子恩。
作善由来天有报，圣贤垂训岂虚言。

大军至绛州，景公亲率文武出城迎接，忽怪风大作，天昏日迷，景公惊惧。忽有一魅，蓝面赤须，跳进驾前，大骂曰：“昏君妄信谗言，杀我功臣子孙，随我不得轮回，我必生嚼汝之肉！”景公大惧！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魅曰：“吾乃赵氏祖先！”公曰：“吾已立赵武为卿矣！”魅曰：“吾孙虽立，汝又不追封赵氏，使我三代之魂，百口之冤，尽作无名鬼！我必嚼尔之肉！”言罢以铜锤来打景公。景公大叫：“群臣救我！”拔佩剑砍斩其魅，却妄劈自己之指，群臣不知为何？也来抢剑。景公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

群臣扶驾而归。时，大军归朝，郤克箭伤肠出，不能复收，亦病将危。士燮、赵武等众卿相谋曰：“今君被魅，元帅将危，非邦家之福，当若何处之？”魏相曰：“吾闻秦有医士，姓高名缓者，能攻内外之症，善达阴阳之理，乃当世名医。现为秦国太医，若救吾之君臣，非此人不可。”众曰：“秦乃吾之敌国，岂肯放良医而救吾臣哉？”相曰：“救灾恤邻，古之善道，

吾请掉三寸之舌，必得高缓归晋！”众许之。

魏相即日治装往秦。秦公问其来故，魏相对曰：“寡君不幸，而沾狂疾！闻上国有良医名高缓者，有济活之能，故臣来求，以济寡君。”桓公曰：“晋国无理，数败我军，岂肯以良医救汝哉？”魏相正色曰：“秦晋匹偶之国！故我献公与你穆公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，所以穆公三送晋君，以申旧好。奈何文公死，襄公幼，穆公背义，辄用孟明，师出崤山伐晋，是欺吾弱也！既其后，又用孟明侵我王宫，围我绛州，是又欺我连丧老臣，国危主幼也！及我景公伐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助战，此皆秦欺晋弱，背旧结冤，何谓晋犯秦也？且臣闻幸灾不仁，怀怨不义，明公量宽如海，不念旧恶，而忍困匹偶之国耶？”桓公见魏相言词当理，乃召太医高缓往晋。魏相谢恩，遂与高缓连夜归晋。

时郤克已死，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医不至，忽梦有二小鬼从己鼻中跳出，自相谓曰：“秦高缓当世之名医，彼若来救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不如我逃入膏上，汝逃入膏下，以避其攻治，有何不可？”言罢，二小鬼复从鼻中而入。须臾，景公大叫，上鬲下鬲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刻，高缓至，魏相引入。察其病症。缓曰：“此疾不可为也！”景公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缓曰：“此疾居膏之上，居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施之不效，药不能治矣！”景公叹曰：“此诚良医也！”命厚待遣归。高缓谢恩归。后人诗云：

秦缓名医士，阴阳腹内藏。
未知生死症，先达疾膏盲。
扁鹊何能过，华佗也莫当。
诚哉医国手，岂特独称良。

是夕，果然景公即卒，群臣奉其子州蒲即位，是为厉公。六卿奏曰：“宋郑叛晋降楚，不可不伐，宜乘此伐齐之兵，速进伐郑，郑服则宋望风归晋矣！”厉公善之。遂拜栾书为元帅。士燮佐之；郤锜为右翼，荀宴佐之；韩厥为左翼，郤至佐之；荀莹为先锋，郤卑佐之。大发精兵二十万，杀奔郑来。郑成公闻晋兵势锐，欲出城纳降。大夫姚钓耳曰：“郑地偏小，间于晋楚，只宜事一强者，焉可踌躇两国，而岁岁受兵乎？”成公曰：“若何？”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若求救于楚，楚兵至，吾与之夹攻，大破晋兵，使其再不敢视郑，则郑可保长久之计！”公悦！亦遣钓耳往楚来求救。

钓耳至楚，见共王。时楚国初丧叔敖，人心摇动，楚王不欲起兵。有一公子自外进曰：“天下诸侯初叛晋降楚，前者因丧元帅不救齐难，今又不救郑，是弃诸侯来归之意！”众视之，乃王族公子侧字子反也！王曰：“吾知不救郑为失伯，争奈上卿叔敖已死，国事无人统率，是以踌躇。”子反曰：“终不然以荆襄百万之众，无一元帅，即解伯业，王如肯以总督之印赐臣，臣虽不才，敢保郑国安如泰山！”楚王随即拜子反为元帅，以子垂、沈尹为左右翼，潘尪为先锋，养由基为保驾，亲自救郑，两国之兵，遇于鄢陵。晋兵闻楚兵至，士燮欲抽兵。郤至曰：“不可！吾晋列在中原，号为伯国，今遇强楚，正当协力一战，威服荆蛮，回收宋、郑，奈何一遇强敌，便欲返兵乎？”于是，元帅栾书传令，整兵列伍，练器械，以待战。言未讫，忽闻寨外喊杀大振，哨马报：“楚军逼吾寨而排阵！”诸将皆欲出战，栾书止曰：“彼既逼寨排阵，我军不能成列，交兵恐有不利，故缓一日，待吾设计破之。”众议纷纷，日夕不决。

时，士燮之子，名句者，年方十六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中军禀栾书曰：“楚兵既逼而阵，元帅何不传令三军，平灶塞井，列于寨中，亦足交战，何必迟疑？”书曰：“井灶者军中之急务，而平灶塞井，三军何治粮料？”句曰：“先命各寨一炊，备三日之粮，人各饱食，余者支分自带，战捷再作区处！”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子进计，乃拔戈逐而骂曰：“国之存亡，兵之胜负，皆天之意，竖子有何见识，敢在此鼓舌弹唇！”众皆救之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楚共王鄢陵大败 由基陷于万伏弩

众救句出，栾书遂依士句之计，令各寨多造干粮，然后平灶塞井，摆列阵势，约次日交兵。却说楚共王登巢车而望晋阵兵势，太宰伯州黎立于王后，王问曰：“晋兵为何左右驰骋？”黎对曰：“召军吏。”王曰：“何事皆聚于中军？”黎曰：“同议谋计。”王曰：“又何张起幕帐？”牧曰：“虔告于先君也！”王曰：“今何又彻帐矣？”黎曰：“将发兵出战也！”王曰：“为何喧闹而尘滚滚？”黎曰：“将塞井平灶而摆阵也！”王曰：“左右可皆上马矣？”黎曰：“受军令也！”言未讫，晋阵上抢出一匹神驹马，乘一个青年将领，头戴冲天凤翅盔，身披蟠龙锦战袍，腰悬斩将刀，手提方天戟，带领五百关西大将，相从而出。楚人视其旗号，乃晋侯州蒲也！楚兵见晋侯亲出，拔寨杀来，斗不数合，晋侯败走，陷入污淖，马没四足，不能逞起。楚将潘尪，架起劲弩，欲望晋侯端射一箭。栾箴大叫：“楚军休得射伤吾主”。乃下马跳入污泥，救出晋侯。楚兵四下杀至，栾书、士燮拼命杀出，救出晋侯。

忽然，山坡后喊声大振，一彪人马杀出。楚军视之，乃晋将魏颗杀来接应，楚兵恐有埋伏，抽转战马，晋兵亦不来追，两下收军。赵武解楚筏来见晋侯，晋侯喝令斩之！楚之降将苗贲皇进曰：“楚王闻捉其子，明日必然亲自出战，请埋伏两支

兵，囚楚筏为诱，彼见其子痛心，必定来夺，我之伏兵夹攻，准定捉得楚王，然后将其父子同斩，岂不美哉！”晋侯然之。令栾书调兵，魏锜告栾书曰：“吾昨夜梦入月宫，射中其月，退下于泥。”士燮曰：“此破楚之梦也！”栾书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燮曰：“日者，周王之象。月者，异姓诸侯之国。若射月，正应楚也！”于是，两军各坚垒相持未战。

次日，军中各鸣鼓进兵，晋厉公右有栾书，左有士燮，展开军门，杀奔楚阵，谁知阵前有一窝泥淖，黎明看得未曾仔细，郤穀御车勇猛，将晋候车轮陷于泥中，马不能走。楚共王之子熊筏，少年好勇，望见晋候车陷，驱车飞赶过来，将次赶到，这边栾书的军马亦到，大喝：“不得无礼！”熊筏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，知是大军已到，吃了一惊，回车便走，被栾书赶上，活捉过来，囚于车中。

一夜安息无话，黎明栾书又开营索战，使大将魏锜打阵，推出囚车，在阵上往来，楚共王见其子熊筏被囚于阵，急得心生烟火，忙叫潘旴上前来抢囚车，魏锜望见，架起一支箭镞的射去，正中楚王左眼，潘旴力战，方保得共王回军。时，楚王怒甚！急唤神箭将军养由基，速来救驾。养由基闻唤，慌忙驰到身边，并无一箭，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“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！”由基领箭，飞车来到晋阵，正撞见绿袍虬髯者，知是魏锜，大骂：“匹夫，有何本事，辄敢射伤吾主！”魏锜对答未了，由基发箭已到，射中魏锜项下，翻马而死。由基遂近前斩锜之首，复楚王之命。史官有诗曰：

梦入蟾宫背射驰，月翻身复退于泥，
楚王果中瞳目子，一死何由免魏锜。

又有一绝赞养由基云：

拍马扬威虎下山，晋兵一见胆生寒，
万人丛里诛名将，一矢邀功奏凯还。

楚王大喜！令由基尽力再杀一阵，晋兵渐渐杀至，由基试发一弩，晋之步卒亦中箭而死。

日落收军。楚王诏元帅子反曰：“此来不能救郑，反失一公子，伤吾左目，此事奈何？”子反对曰：“此诚易事，容臣今夜思计，来日须夺回公子，解却郑围，以报王仇！”王许之。子反回帐，思计坐至半夜，计未得就。

楚有军中小卒谷阳，见子反忧思苦索，乃以酒进，子反辞而不饮。谷阳曰：“元帅为国，深夜不眠，何辞数酌乎？”子反乃饮之，醉而不起。晋兵收军归寨，苗贲皇即告晋侯曰：“由基在楚，不难取胜，若今夜乘其兵败，囚楚筏推战，楚王恐惧，必然班师必以由基断后，前去有地名号作“楚失矧”。此处地途险峻，宜埋伏数万弓弩手，斫树塞道，待由基至，举火为号，弓弩齐射，必能除却养由基。由基一死，楚兵不足忧矣！”晋侯曰：“吾闻养由基为神射将军，百步穿杨，箭无虚发，曾一箭射中魏犄，安能伏弩除之？”贲皇曰：“臣父得西戎神箭二矢，号穿将鹄，后庄王收去，楚子带而出征，由基能一箭射中魏犄而死者，皆由此箭之神也！臣一矢射死魏犄，一矢已还楚子矣！今由基所用之箭，是兵家俗用箭，彼有善射善躲之法，安能躲得黑夜之乱弩哉？况此地名，号为楚失矧，乃由基自死之验处，何必迟疑。”晋侯然之。遂召栾书以贲皇之言告之，栾书遂围中军，即命赵武引五百劲弩手，伏于楚失矧，若待楚军班师至半，须伐两山树木，塞阻道路，若由基一至，举

火为号，方发乱弩，赵武领计去讫。又令士句引兵五千，随后接应，即令囚楚公子伐在楚王寨前挑战。

楚王闻知，急令人召子反时，子反酒醉不能起，晋兵击鼓震天，挑战愈急，楚王不得子反，唾地大骂，遂自杀出。郤至拍马来迎，战上二十余合，楚王欲挽弓架箭，郤至抢入怀心，挺枪打落其弓，楚王往本阵逃回，晋兵一齐赶至。养由基接住一阵，令楚王火速拔寨班师，我当断后，若待天明，晋兵至近，难以抵挡。楚王遂拔寨退军，晋兵追之，见由基断后，不敢赶上。士句正欲追赶，郤至诈曰：“养由基箭射如神，汝后生不知兵法，恐伤性命！”于是两下班师，由基见晋兵不追，以为怯己，乃亲自断后，缓缓而行。

时当四更，赵武在高阜处，望见楚兵前来，全然不动，及由基引军断后，兵至伐倒大树，阻塞道路，前兵至此，回报：“前有树木塞路，不能前进！”由基问是何地名？卒对曰：“楚失机！”由基悚然，自思此非吉兆，速令燃起火炬，恐晋有埋伏。楚兵初燃火炬，赵武见山下火起，令弓弩齐射，由基冲突，不能得出，前有大木塞路，后有晋兵杀至。由基被乱箭射死于楚失机下。及至天明，收其尸骸，见由基两手各拿数十矢箭。小卒驰报赵武，赵武亦不来追，尽收降卒而回。后人诗曰：

楚将鄢陵大败时，可怜神射养由基，
背驰百步穿杨法，黑夜空教陷井迷。

哨马回报楚王，楚王闻由基死，大叫一声，倒翻马下，左右慌忙救起，令潘炅问子反酒醒否时，军士载子反于车上，宿酒初醒，反问潘炅曰：“主上何以班师？”潘炅曰：“适间晋

楚大战，子为元帅，醉酒而误兵机，反谓王为何班师？”子反大惊，流汗浹背，正欲见驾请罪，忽楚王又差沈尹至。谓子反曰：“子为元帅，遇大敌而醉酒，不知元帅以军法自按何如？”子反曰：“吾知君命矣！此酒亡我也！”遂自刎而死，沈尹斩其首级见王，楚王命班师。汉刘向有诗云：

晋兵打阵乱如麻，子反醺醺如梦奢，
数万兵权随酒丧，须知酒杯会亡家。

晋兵打入楚寨，收其粟食，又议攻郑。郑闻楚兵杀败，忙写表出降，晋受其表，与之定盟，再不许更降楚。郑成公拜谢归国。晋遂班师，令元帅议定功劳簿，来定赏罚。此回士燮与栾书本不欲战，只是郤至功高于已，栾书召士燮商议。不知所谋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晋栾书争功弑主 晋魏绛单骑和戎

栾书告曰：“鄢陵之战，吾与子本不欲战，郤至坚意欲战，侥幸而成大功，若据议功劳簿而进，主上必以郤至之功为第一，吾与子功反居其下，岂不愧哉？士燮曰：“此诚易事，若依吾计，郤至之命不丧于功乎？”栾书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士燮曰：“郤至平日鞭撻士卒而傲同列，前日鄢陵之战，曾抢得楚子之弓，明日必以此弓奏主上，令楚筏密教其诬计，郤至同楚子约定攻晋。郤有引马之士，名长矫鱼者，常被至笞，吾知其怨望，若挟之使证其事，则晋侯必怒而斩之！”栾书大悦！曰：“若杀郤至，其从弟郤锜、郤仇必然报怨，不如乘此一计，诬其三人同反，则绝其报矣。”二人抚掌大悦！取出楚筏问之曰：“我等常欲奏晋侯放汝返回，争奈郤氏三兄弟不从，必欲斩汝！明日当朝议赏诸将之功，汝能从吾之谋杀郤至，即奏过晋侯放汝归国。”楚筏再拜，愿听约束。又密召长矫鱼教其证郤至作反之事，许立其为大官。矫鱼大喜！愿受栾书。

次日，进功簿晋侯升栾书功为第一，士燮为第二，郤至为第三。郤至奏曰：“鄢陵之役，栾书与士燮欲插兵不战，臣力请战，方得此胜。今日赏功而燮等反居臣上，何以服将士之心？”士燮曰：“郤至与楚子相通，故力请战，欲内外合谋，劫明公大驾！赖诸将尽力，始不敢行出，明公不信，但审楚筏便知

其事。”厉公大怒！使取楚筏问之？筏曰：“诚有是事，郤至屡有书信通臣之父王，每约里应外合之事，故父王尝以宝弓赐与郤至，明公不信，问其宝弓从何而得？”郤至忙致辞曰：“楚王宝弓，乃吾在阵上夺来的，何谓尔父赐我？”筏曰：“吾父赐汝，教反戈，以攻晋侯！”

二人相争不止。厉公曰：“汝等不必相争，但有何人为证？”至曰：“臣之本部兵皆见臣抢得此弓！”筏曰：“郤至本部兵必为其主，不肯证出，且臣父王赐弓与郤至之时，曾有几句言语，问至之引马者便知其意。”厉公然之。问谁为引郤至之马者？至曰：“长矫鱼！”公遂召长矫鱼入门，矫鱼对曰：“果有是事，当日一战，楚王丢弓赐郤至，曾曰：‘托汝尽心！’至点头曰：‘今夜准定事成，’只闻此二句，不知为何事？”厉公大怒，令斩郤至！郤至大叫曰：“长矫鱼曾被臣鞭挞，故从士燮陷臣，明公欲霸天下，而信谗杀臣，臣非敢爱死，但可惜晋国山河矣！”厉公愈怒！立令斩之。矫鱼又曰：“当日那至受弓，郤锜、郤仇皆在马旁同谋！”厉公尽收郤锜、郤仇斩之！并灭其族。群臣谏曰：“一日而杀三大夫，国之不幸也！何更灭功臣之族？”厉公始悟，乃赦郤氏之族。

次日，魏黜等一班老臣，皆上表辞官，厉公感群臣之言，似有悔杀三郤之心，知为栾书、士燮所欺，乃密召荀偃问曰：“孤欲斩栾书、士燮，子宜为我谋之。”偃曰：“公为大国之主，杀二臣如破狐鼠！何必问计于臣？”公曰：“六军之柄在栾书之手，倘谋不密，彼以百万之众谋反，何以制之？”偃曰：“主公明日便诏栾书操军，主公亲往观兵，至中间诈称军法不严，追元帅之权，喝斩之，此时谁敢不服？栾书死，士燮不足畏矣！”厉公大悦，遂出旨诏栾书，次日操军。

却说荀偃乃栾书之党，夜投栾书之府，以厉公之事告之。